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隋唐五代

己酉書

译注 严杰

审阅 周勋初

唐五代笔记小说选译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Z121
16:2

77825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唐五代笔记小说选译

译注

严杰

审阅

周勋初

包蜀书

一九九〇年·成都



200322944

责任编辑：李卫红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技术设计：盛寄萍
插 图：梅定开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唐五代笔记小说选译

严 杰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9.75 字数150千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1年1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15,000—65,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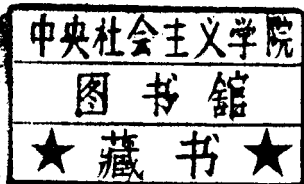
ISBN7-80523-375-8/Z·27

定 价：140.00 元(50)种

0187/24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文力

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的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

笔记小说，顾名思义，是以笔记体裁写成的小说。它的内容比较繁杂，范围不易确定。大致说来，凡是古代笔记中稍具故事情节文字，即可以称作笔记小说。这与近代小说的概念是不同的。

“小说”一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指的是那些远离大道的琐屑言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认为小说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是“刳尧狂夫之议”，这才向近代小说的概念迈进一步，但也只不过把它们当作不登大雅之堂的琐细记录。班固把一些内容杂乱的书记入小说一类，其中包含像子书的，像史书的，讲礼制的，讲

巫术的，这就使小说的概念相当含混。以后的文人大都因袭班固的观点，把不本经典的论述、不纯正的史书、随笔而记的杂著等也称作小说或笔记小说。实际上，这些都应该统称作笔记，笔记小说只是笔记中的一个大类。

笔记大都是随笔记录，信手为之，不拘体例，内容广泛。古代笔记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以记载短小故事为主，包括志怪、人物轶事、笑话等，称作笔记小说是名副其实的。这一类作品常以鬼怪或人物为中心，有简单的情节，有一定的想象成分，有些故事稍具短篇小说的雏形。不过，著者常常是把这些故事当作实事而记录的，即使是志怪故事也往往要说明其来源的可靠。在魏晋南北朝，笔记小说已相当成熟，志怪的有《搜神记》等，志人的有《世说新语》，可以作为代表，对后世有重大影响。唐代传奇即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发展而来，演化为文学性很强的短篇小说，蔚为大国，已非笔记小说一体所能包含。

第二类以记历史琐闻为主，记录了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风俗民情、人物事迹等多方面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其中记人物事迹的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小说意味，和第一类的志人小说难以划分界限。其实，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世说新语》本身

就是亦小说亦历史的著作。

第三类以考据辨证为主，大多是读书札记，学术性比较强。但其中有时也夹杂一些带有故事性的片断。

把笔记划分为三大类，并确定笔记小说的范围，需要注意的是，其间的界限并不是非常清楚的，只能划出大略的轮廓而已。在确认第一类笔记为笔记小说的同时，也应该承认第二、三类中也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小说。笔记小说，毕竟不能算是有意识创作的产物，其中的文学成分不是很纯净的，不能用现在的小说概念来对待，否则，绝大多数作品都将被排除在小说林之外。

二

魏晋南北朝的笔记小说分志怪与志人两大流别，虽然只是“粗陈梗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但在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却有重大影响。唐五代小说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为唐传奇的作者提供了借鉴，使他们能够在新的天地里纵横驰骋，大显身手。鲁迅先生指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见《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这种有意

识的创作使唐传奇成为比较成熟的短篇小说。这样，我们就不便再把唐传奇当作笔记小说看待了，尽管它同笔记小说有着渊源关系。至于唐五代时模仿前人“略陈梗概”的志怪笔记小说，只是原地踏步，甚至倒退，荒诞不经，内容上和艺术上都没有展现什么新的东西。

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的传统，在唐五代极受重视。试图从形式上乃至神韵上模仿《世说新语》的著作，就有《隋唐嘉话》、《大唐新语》等，而这些著作是属于记载历史琐闻一类的笔记的。这类笔记中记载人物事迹的部分实际是志人小说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继续。清谈之风衰灭，唐五代人私撰杂史之风盛行，这一类书记录人物言行，使《世说新语》流风不泯。当然，产生《世说新语》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后人的模仿之作已不可能超越它们的范本。尽管新的志人小说的作者们认为自己是在撰写历史实录，但是，《世说新语》的传统，以及同时的传奇体小说的浸染，使得他们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小说意味和传奇色彩，自然，这里也不能排除《左传》、《史记》以来史传文学传统的影响。由于这一类笔记在唐五代数量众多，志人成为唐五代笔记小说的主流。

唐五代各类笔记中，有一些条文记载历史事

实，考察风俗民情，书写个人游历见闻及日常感想，含有或强或弱的情节性，它们也是唐五代笔记小说的构成部分，但知识性浓于故事性。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唐代笔记小说与传奇体小说同时兴盛于开元、天宝以后，由此至中、晚唐之际，是前朝。晚唐五代，是后期。不过，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

前期笔记小说的作者们本着“实录”精神执笔，无意于创作。李肇于长庆年间撰《国史补》，在自序中标明宗旨：“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唐五代历史琐闻类笔记的撰写原则，也是唐五代笔记小说的基本倾向。因此，志怪风气不振，记实成分大增。以史笔为法，是这时期笔记小说的基本特征。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叙事篇》中提出，叙述史事“以简要为主”，要“文约而事丰”。在其子刘绖所撰《隋唐嘉话》中，可以体会到对其父主张的身体力行。而《隋唐嘉话》、《大唐新语》、《国史补》等重要著作正是一脉相承的。由于以史笔为法，这时期的笔记小说文词多简洁质朴，记事简约扼要。

后期的笔记小说，因受到传奇的长期浸染，虽

然仍注重“实录”，但写法上已有所变化：叙事则求新奇动人、曲折有致，语言则求繁富华美，篇幅明显加长。许多笔记小说虽叙述时人事迹，却大加渲染夸张，与传奇小说相似，难以区分，《云溪友议》、《唐阙史》等集可作代表。“以传奇为骨”（见《中国小说史略》第十篇），是这时期笔记小说新起的一种基本特征，与以史笔为法的基本特征并存。

三

唐五代笔记小说重视记实，虽然不能完全当作史料，但仍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这是官修史书所不可代替的。有些史实，在史书里是没有记载的；有些史实，史书所载出于笔记小说而远逊其具体生动。

有些作品不同程度地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尖锐矛盾。如《大唐新语·太宗立太子》，叙述一代英主唐太宗在立太子的过程中“涕泗交下”、抽刀欲自杀等情况，反映出最高统治阶层中抢夺皇位继承权这种斗争的激烈、复杂与残酷。《隋唐嘉话·唾面自干》写娄师德采用“唾面自干”的处世之道来保全自己，从侧面反映了官场的险恶。

许多作品揭露了统治阶级凶恶阴险、骄奢淫逸的本质。在有关唐玄宗后期的事迹里，这方面的材料尤其集中。在《明皇杂录》里，《玄宗幸华清宫》描写华清宫建筑之富丽堂皇、杨贵妃姐妹之竞饰车服，令人感到统治集团的腐朽堕落。《杨国忠子得上第》记杨国忠的儿子考试不合格，杨国忠却破口大骂主考官，主考官不敢不录取他的儿子，可见其专横跋扈到了何等地步。《李林甫忌能》记李林甫排挤有才能的朝臣，使之上当而不自知，充分表现出李林甫害人手段之阴险。《杜阳杂编·鱼朝恩专权》、《剧谈录·豪贵子弟》等篇，也分别揭露了大宦官的骄横与豪贵子弟的奢侈，其程度令人难以想象。

也有许多作品对官场中种种丑态作了尖锐的讽刺，使大大小小的官吏现形于笔锋之下。在《朝野僉载》中，讽刺性的小故事是比较多的，其中被讽刺的有骗取差役穿在脚上的新鞋的吝啬州官（见《郑仁凯使奴得鞋》），有买鸡蛋和竹笋而令百姓寄养生利的贪婪县官（见《夏侯彪之贪鄙》），有狐假虎威、终于因呕吐而露馅的狡诈近侍（见《小人得宠》）。在其它专集中，则或勾画出御史台官员探望上司病情而尝上司粪便的谄媚嘴脸（见《大唐新语·郭霸尝便液》），或揭示出专事搜刮的节度使

理解“散财”时的守财奴思维方式（见《国史补·王锬散财货》），或撕破见利眼开的朝官所戴的伪君子面具（见《国史补·崔昭行贿事》）。升官有术，则有虚伪的“高士”踏出“终南捷径”（见《大唐新语·终南捷径》），有殷勤的“守墓官”讨好北司宦官（见《玉泉子·杜宣猷祭宦官墓》）。不学无术，则有记得“芳洲多杜若”诗句而下令坊州贡药的尚书省郎官（见《隋唐嘉话·坊州杜若》），有读《论语》后知道古人三十岁才能行立的节度使（见《北梦琐言·三十而立》）。凡此种种，可以说构成了唐五代的“官场现形记”。

同样，也有唐五代的“儒林外史”。科举考试制度始于隋唐，引得天下英雄“入彀”，在选拔出一些真正人才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可笑可鄙的士人，成为笔记小说讽刺的对象：有人考了二十几年不中第，后来写些怪僻琐屑的诗句到处投献，受到达官贵人的赏识而中第，自我解嘲说“得力于猫儿狗子”（见《北梦琐言·得力于猫儿狗子》）；有人为中第而投靠权门，瞒着家乡妻小再婚相府（见《玉泉子·邓敞再婚牛相府》）；有人走士流不齿的大宦官的门路，强取状元（见《唐摭言·裴思谦取状元》）；有人把十五岁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六十几岁的老头子以换取一第（见《北梦琐言·宇文翊嫁

女登第》)。其中最吸引人的故事要算《大唐新语·李秀才借诗借亲》，它维妙维肖地画出了那个李秀才的无耻厚颜，不免令人想起《儒林外史》中牛浦郎的形象。

许多作品对丑恶、庸俗的社会现象痛加针砭。如《玉泉子·赵憬及第》和《幽闲鼓吹·张正甫致仕》，对比赵憬及第前后和张正甫致仕前后周围人们的不同态度，感叹世态炎凉。《玉堂闲话·目老叟为小儿》揭露了道士颠倒人伦关系的行骗伎俩。《国史补·故囚报李勉》写故囚夫妻不报李勉活命之恩，反欲杀害李勉，致慨于人心叵测。《桂苑丛谈·方竹拄杖》则讽刺老和尚大煞风景的庸人行为。

许多作品也歌颂了士大夫的优良品质。如《大唐新语·李日知辞职》记李日知身为宰相，不经营家私，不为子弟谋取官职，赞扬李日知的清廉作风。《因话录·裴垕不官故人》称颂裴垕公私分明、不徇私情的正直品格。《大唐新语·岑文本官高而忧》记岑文本升了官不以为喜，反以为忧，认为职位高了，责任更重，标举岑文本在位尽责的清正精神。《谭宾录·李晦毁楼》推许李晦不以权势欺凌平民的宽宏度量。还有一些类似的故事称赞了官员们的正直、公平、廉洁、宽容、明理等美德，表现出传统道德标准对于吏治所起的积极作

用。其它如《封氏闻见记·陆元方卖宅》中诚实无欺的陆元方，《开元天宝遗事·依冰山》中气节刚正的张象，都是作者所衷心称颂的。

有些作品生动地表现出当时的社会风尚习俗。读了《隋唐嘉话·平生三恨》，可以了解士人毕生所追求的三件大事：中进士第、娶大族女、修国史。读过《本事诗·杜牧观妓》、《鉴戒录·钓巨鳖》等，可以体会到后世少见的文人狂放不羁的浪漫气质。读过《明皇杂录·倪若水羨“登仙”》，可以知道官员中重朝官轻外任的倾向。读过《大唐传载·韦执谊误视崖州图》，可以察觉出官员终日惴惴不安的畏祸心理以及由此产生的可笑忌讳。又如《封氏闻见记》中的《饮茶》、《打毬》等，反映了一时趋之若狂的普遍嗜好，《大唐新语·阎立本丹青之耻》反映了轻视艺术家的社会价值观念。

有关文艺的佚事，除了可以使人了解当时的文艺现象，还可以给人以启发。例如说，唐诗是古代文学的瑰宝，从一些笔记小说里，可以了解到唐诗的繁荣现象及部分原因。武则天召集群臣作诗，把已经赐出的锦袍又转赐最佳诗作者（见《隋唐嘉话·宋之问诗成夺袍》），最高统治者的奖掖提倡，无疑会促进诗人们钻研诗艺。宫廷歌女轮番演唱诗人的作品，诗篇是否被歌唱，简直成了检验诗人